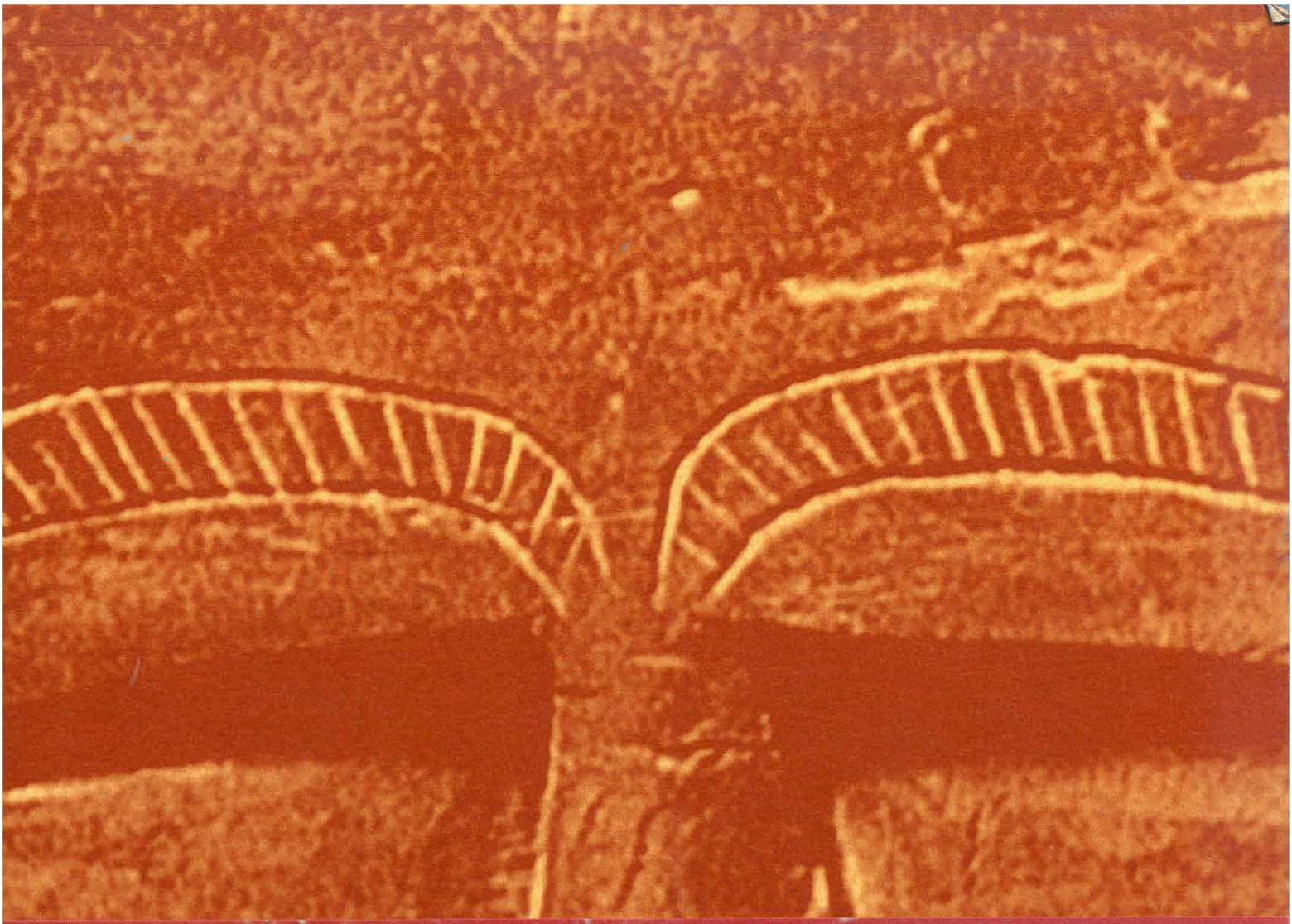


# 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

# 目　錄


杜正吉 Kalrimadrau 鄉長序 4

蕭宗煌 董事長序 6

洪世佑 館長序 8

返鄉之路：記「*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李子寧 10

*Lawbubulu*魯凱的珍寶返鄉之路 ——巴秀芬 18

*Lawbubulu*魯凱的珍寶—回歸母親 重拾人性 ——貝若桑·甦給那笛米 20

*Lawbubulu*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觀展心得 ——柯玉卿 22

展出的話 26

策展紀實 38

百合花的民族—魯凱族 62

勇者的姿態 *palawlawbe* 68

母親的手 *pwalrima ki tinaita* 80

通天達地的背負者 *ulrudru* 110

糧食·量時 *sangudalradalranane si satwalravai* 120

禮尚往來 *sabadhane* 132

展場風華 140

# 鄉長序

panguatavananeta ku ngiasarade ilatadre ku lawbubulu ta ka Ngudradrekkai.

masiasiasilange senasenai kidredredresenge.

maelanenga ki marudraudrangeta la cegecege ku takitualravane.

ku sakialibake Irilakebe ki Ngudradrekai pakela lumamilringi.

ku tangilribatane ku caili ki sua Taiwange maelrengenga turamuru.

lakakathane ku sakialibake ku kaiwaateateke.

maelanenga ki Saidai ki Taipukwange ki sanaka kuaalri.

Irika nicikipanenga ku sakialibake ikai ki Ngudradrekai ikai ki kaumasane.

魯凱珍寶回娘家
凱道齊唱迎靈曲
感懷先人樹典範
恩澤永被Ngudradrekai
臺灣歷史數萬載
灣裡不絕是大愛
博物再生美麗華
館藏真愛在人間

Kalrimadrau.
杜正吉

屏東縣霧臺鄉鄉長
杜正吉　Kalrimadrau
2022年11月17日

財團法人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 蕭董事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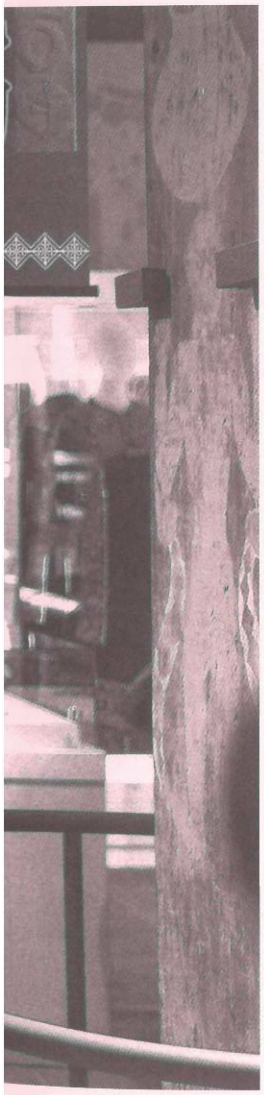
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大館帶小館」合作展示計畫，歷年來推動多項臺灣博物館界的創舉，包含邀請部落耆老進入博物館庫房檢視及挑選展品、將典藏文物原件借展至地方文化館展出、交由部落主導展示內容規劃與展品詮釋等，藉由這樣的過程，激發出部落人士對原鄉的情感與認同，並促使藏品與其源鄉社群接觸，進而延續其生命史，體現其更深層的文化意義。

原住民文化是臺灣族群文化體系重要的一環，臺博館早期原住民文物典藏雖源於日本時代總督府博物館，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復經數十年來館方的調查研究、徵集與購藏，其蒐藏伴隨臺灣不同時代的發展，在臺灣現代性的歷程上扮演重要角

色。在策劃原住民族相關展覽時，除以該館典藏物件為主軸核心外，展示架構與內容亦透過部落或耆老的訪談，與地方文物館團隊成員組成策展小組共同討論進行規劃，採取與原住民部落共作之策略，雙方的合作可視為「一拍即合」的互補關係。

「魯凱的珍寶 *lawbubulu*—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就是在此合作下的成功例證。展名「*lawbubulu*」在魯凱族語是指具有生活實用功能或社會意義兼具的手作物件，與部落傳統日常生活及慶典祭儀習習相關。百年前歷經日本殖民政權，使得許多族群部落的文物納入殖民博物館展示與收藏，百年後的因緣相繫，臺博館透過「大館帶小館」文物返鄉特展計畫，邀請部落耆老進臺博館典藏庫房檢視部落文物，部落長老會議選件，進行口述訪談、部落田調，雙方協力研究策展詮釋，將蒐藏、研究原住民物件轉化為推廣與教育實踐，對於原住民文化的永續發展更有實質助益。

這次臺博館能將典藏的大批魯凱族文物重返霧臺鄉展出，相信對族人而言意義重大，也充分體現尊重多元文化，強調平等共作共榮之精神，逐步落實遲來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茲值專書付梓，本人僅代表本會特別向臺博館及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共組之策展團隊致上最深之謝忱，期待未來本會能持續與各界共同努力，一起打造文化創新、傳承、推廣交流的共享平臺，展現臺灣多元文化攜手共樂的生命力。



董享煌

文化部政務次長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22年11月

國立臺灣博物館

# 洪館長序

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座自然史博物館，也是國內典藏臺灣原住民文物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自1908年創立以來，原住民文物就一直是其臺灣本土文物典藏的重點之一，總數超過七千件。這些文物涵蓋原住民各族群的各類生活器物、與儀式及精神信念有關的社群象徵物件，許多年代久遠的文物更凝聚了極為珍貴的傳統集體記憶與文化智慧，誠為當代探尋原鄉文化重建及原住民文化再造不可多得的文化知識寶庫。但也由於館內典藏文物大多已脫離其文化脈絡多年，要進行文物的研究及詮釋需重新連結文物與社群的關係，更需長期深耕與地方部落建立合作關係，才得以使後續策劃的原住民族相關展覽能更具意義。

本館自98年起規劃「文物返鄉特展計畫」，每年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轄下之29座地方文化館中尋找合作對象，共同合作策劃推特展。策展過程首先由本館邀請地方

耆老進入本館庫房檢視該族群文物，後續並由地方文化館及部落主導展件的選擇、田野調查訪問及展示內容的詮釋；本館則將策展規劃、展示設計、展品保護等博物館專業的經驗在策展過程中分享與傳承，至今已與7個館舍合作推出9檔特展，期盼透過這樣的策展模式與「文物返鄉」的展覽成果，激發出更深層的文化意義，使文物再度與人群進行連結，並進而提升地方文化館從業人員的策展與文物維護能力，協助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復振與再現。

本書所彙編紀錄的「魯凱的珍寶 *lawbubulu*—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於110年10月22日起至111年6月23日間於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展出，該展是我國首度以魯凱族傳統文物為主體的文物返鄉特展，也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魯凱族文物展，策展長達4年，共展出110件魯凱族古文物，其中包括臺博館藏品64件、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藏品32件及部落借展品14件，本館研究資源與原住民地方博物館共享，規劃多部田調、策展的紀錄影片及在地藝術家的作品同場展出，其中不乏目前已難見於部落中的古老文物，從各種角度呈現魯凱物質文化的不同層面，均反映區域性特色，創造出共作成果。

臺博館未來仍將挹注資源保存原住民文物，致力於透過館藏原住民文物及文物維護與管理的知識與資源，與各地原鄉社群及原住民地方文物館進行多方面、廣泛的合作與交流，持續推動共同策展、部落與原住民文物館文物維護、部落文物普查等具體合作計畫，以彰顯博物館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並協力推展原住民文化遺產與傳統智慧的社會可及性及再利用的路徑，使博物館、原住民文物與當代社會的文化脈動產生更直接的連結。

洪世佑

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2022年11月

# 返鄉之路：記「*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

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副研究員

## 一、特殊的對話關係

2021年10月22日，《魯凱的珍寶 *lawbubulu*—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以下簡稱：霧臺展）在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前廣場開幕。當日，在那座周圍環繞壯麗山巒秀色的圓形戶外廣場上，早早就聚滿了身穿彩色琉璃珠盛裝、頭戴百合花冠的族人們，許多人面露期待喜色，彼此熱情地招呼交談，像是參加一場重要的婚禮或喜宴。開幕典禮上，從杜正吉鄉長、魯凱民族議會代表、伍麗華立委等長官一一致詞，夾雜著族語與國語的聲音裡帶著掩不住的興奮與期待，那是一個氣候宜

人的秋日周末下午，來自各方的眾人們正滿心躊躇，準備一睹一百多件離散多年的魯凱文物，並見證一段長達四年的返鄉之路。

《魯凱的珍寶 *lawbubulu*—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是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與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以下簡稱：霧臺文物館）所共同協力的一檔「文物返鄉合作型特展」。所謂「文物返鄉型合作特展」是臺博館自2009年起，為擴大分享館藏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典藏，呼應博物館典藏與地方的連結與對話，分別與各地「臺灣原住民地方文化館」[1]（以下簡稱：原文館）合作，共同推動的部落文物調查與策展計畫。其過程大致為：首先由臺博館會同合作的原文館邀請在地耆老進入（臺博館）庫房檢視該族群／部落文物，後續再由原文館及／或部落進行展件的選擇（選件）、田野調查訪問及文物的詮釋。之後，臺博館與原文館再合作進行展示之規劃與製作，最後將藏品運至在地的原文館而正式對外展出。

自2009年至2016年，臺博館已分別與6座原文館合作共推出8檔文物返鄉特展[2]，而上述「文物返鄉合作特展」過程中的各項要素及步驟，如耆老入庫、在地詮釋、文物田調、原件返鄉、共作策展等，也都在歷年逐次的合作過程中逐漸定型，而成為本計畫一種固定的傳統或特色，並進一步提供後續合作計畫操作上的範本或參考。然而儘管有著遵循的模式，以及豐富前車之鑑，實際上每次與各原文館與部落的文物返鄉合作特展計畫，其過程、合作方式與最後的成果，仍堪稱一次獨特的合作經驗，稱之為一種特殊的對話關係或許更為貼切。

## 二、耆老入庫

霧臺展的對話始於2017年12月21日，當日一早在鄉長杜正吉的帶領下，幾位遠道而來的霧臺耆老以及霧臺文物館的工作人員，進入臺博館的典藏庫房現場檢視館藏霧臺魯凱文物。大家侷促而緊張地圍著庫房內方形準備桌旁排排而坐，背包被收起，換穿拖鞋又簽名，據說那個門背後的庫區內正壘壘堆著日本時代就被帶走的部落文物，工作人員像醫院動手術一樣慎重地推進來一個個托盤，其上擺著大大小小方形藍色紙盒子，

1 「臺灣原住民地方文化館」（原文館）目前包括全國各縣市29間原住民地方型博物館／文物館。各館資料與展覽可參見：「原展群博：全國原住民地方館家族」（https://lcm.tacp.gov.tw/home01.aspx?ID=1）。

2 這8檔特展名稱、合作的原文館與舉辦時間分別為：（1）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2009.08.13~2010.06.13），（2）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2010.10.23~2011.03.13），（3）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2010.10.26~2011.03.13），（4）你有幾分熟？凱達格蘭歷史文化特展（凱達格蘭文化館，2011.11.16~2012.04.29），（5）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2012.10.05~2013.03.30），（6）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2013.11.01~2014.04.26），（7）maSpalaw：臺博館賽夏族文物返鄉特展（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2014.12.05~2015.06.07），（8）kulumah in回家了！—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2015.12.12~2016.08.28）。

2021年10月22日
《魯凱的珍寶 *lawbubulu*—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開幕典禮現場

2017年12月21日
霧臺耆老在臺博館庫房檢視文物

拆開不知多少道雪白細紙與棉繩，才看到裡面竟擺著一個我家廚房角落裡也有的*cepenge*（採收芋頭用竹筐）。

這個被稱為「耆老入庫」的族人庫房文物檢視多年來已經成為文物返鄉展的一種標誌性的「起手式」，也是一種慣例或傳統。但對大部分的部落族人而言，在博物館的陌生庫房裡遇見熟悉家鄉文物的反差，既是一個心理的震撼，也是一種文化離散的切身體驗，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想把祖先文物「帶回家」的渴望。

當然魯凱文物也不只有日常用的農具/工具，接著一件件拿出來的包括雕刻的木盾、彩繪的皮帽、玻璃手鐲、貼飾繡片的男子長袖短衣與女子連身長衣、雕刻屋柱、簷桁、陶壺等，都是讓大家忍不住要細觀的文物，每拿出一件就會引起一番議論與討論，有的引起一陣歡笑，有的則帶出傷感的回憶，原有的侷促陌生被取代了，但時間也在不知覺間就過去，一天下來終究也無法盡觀所有的霧臺魯凱文物。最後，所有人在庫房留下「到此一遊」的合照後，就愉快地告別分手，各奔目的，並且相信這將是一段美好合作佳話的開始。

2017年12月21日
霧臺入庫人員於臺博館庫房合照

## 三、硬體風暴

霧臺展合作美好的感覺在2018年11月8日蒙上第一道陰影。那一天，我正站在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二樓，也就是未來文物返鄉展預定的展場中。那時下午剛下過一場大雨，展場裡感受到的濕度好像和外面雨中沒差多少，牆角彷彿有水痕，走上樓終於發現隱憂成真：屋頂有漏水。

這時候距去年「耆老入庫」已將近一年，霧臺在文物選件、田調訪問上可說頗有進度，除了舉行長老會議初步選定返鄉的文物清單外，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亦組織田調小組，以四或一人成隊，帶著臺博館所提供的魯凱族霧臺文物照片，走訪了霧臺鄉八個部落，以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訪談了年齡介於75到94歲之間的男女長者。

雖然選件田調如期進行，但本計畫最後的成果：文物返鄉展覽卻無疑遇上的一道阻礙。自2009年第一次文物返鄉計畫以來，臺博館歷年與各地原文館合作的計畫無不以製作完一檔文

物返鄉展覽作為計畫的總結。其中的理由，除了展覽是公開而具體地呈現合作的成果與文物及其詮釋，因而更能鼓勵部落的參與與投入，而作為地方型博物館的原文館（如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也可趁此機會提升其策展的軟硬體實力。

霧臺館貝若桑進行文物田調訪談

展覽另一個重要的過程就是田調，事實上透過田調才讓我們透過展覽擾動/動員地方耆老，物件一方面讓他們有憑藉回憶過去，思考什麼是魯凱，什麼不是魯凱的物質文化與傳統，另一方面也引發年輕一代重新回看魯凱的契機。

然而，作為一個以「原件文物返鄉」為號召的展覽，必需克服的一個考驗就是如何讓原件文物回到原鄉後仍獲得一定程度的環境保護，也就是展場的環境（溫度、濕度、照度、安全性）也必須符合一般博物館的水準。而這次霧臺回鄉文物中又有幾件超過5公尺的屋柱、簷桁，無法封入固定型式的控濕度展櫃，而必須直接置於展場中展示，也就意味著除了展櫃中的小環境，展場的大環境亦必須維持一定的溫濕度標準。換句話說，展場如果漏水，濕度無法控制，文物是不可能在此環境下展出的。

2018年7月22日部落文物田調訪談

接下來的幾年間就在文物館內部硬體改善的過程中渡過，從屋頂整修、二樓展場空間改善，溫溼度控制系統，逐一改善到位，但時間也到了兩年之後，正當我們覺得展場環境應該就緒，而展覽本身也應可以順利推展之時，一場疫情卻鋪天蓋地籠罩下來。

## 四、疫情下的策展

2021年6月9日，我打開分區辦公桌上的電腦，上網加入霧臺展的視訊會議，已經不記得這是第幾次線上策展視訊會議，就有如不知幾次這個展覽在疫情的影響下調整時程。過去的原文館共作策展多半強調「在地操作」，許多會議多半在共作地舉行，也順便了解當地的情形。疫情以後所有的策展溝通都改為線上舉行，雖然節省了兩地往返奔波交通的時間，但線上的共作策展一直有種不踏實的虛幻感，畢竟誰也不敢說到時實體展覽是否真的能夠如期舉行或是無限延期。

雖然大部分的策展溝通必須訴諸線上，但有些事情還是需

要現場處理，文物的整理就是其中一項。許多人可能好奇，歷年來各次文物返鄉展的展件是如何選擇的？是誰決定那些文物要返鄉？原則上來說，返鄉展的返鄉文物基本上都是由在地的團體挑選，有時候「在地團體」是原文館本身，有時是原文館偕同部落或鄉內的耆老/顧問共同決定。這次霧臺展的文物選件則是由部落長老會議從臺博館藏霧臺文物清單中挑選出其中36件作為初選清單，然而，隨著展示單元逐漸發展成形，不免會發覺某單元的展出文物可能嫌「單薄」或是某類文物未被挑入，因此後來又再舉行長老會議追加選件。

另外一方面，返鄉的展件也會因實際的展示考量而有所增減。例如文物本身的狀況是否適合長途移動？或者展場/展櫃的空間是否能夠安全而合理的容納文物？霧臺魯凱族傳統石板家屋內的屋柱或門口的簷桁上經常雕刻著代表祖靈的精巧圖紋，但壯觀的雕刻屋柱經常長達3公尺以上，有的簷桁甚至超過6公尺，如何從臺北博物館的庫房運出長途跋涉至海拔平均1400公尺的屏東霧臺鄉，本身就是一項文物移動的大考驗。幾經權衡考量，我們最後還是決定將館藏6件霧臺屋柱/簷桁的其中5件運送返鄉展出，唯一的1件則因為其本身保存狀況欠佳而未能成行。

2021年6月9日
策展視訊會議

或許出乎許多人的想像，臺博館的臺灣原住民典藏雖以百年前日治時代的收藏而著名，但是館藏霧臺/大武地區的魯凱族文物卻絕大部分收自於1980年代著名的臺灣原住民藝術文化研究者高業榮教授[3]之手。高業榮教授在1980年代曾頻繁地造訪屏東地區的魯凱/排灣族部落進行藝術、文化歷史的田調訪談，其過程與觀察結果也陸續以〈臺灣原始藝術探討〉系列專欄的方式連載於《藝術家》雜誌，其中關於霧臺的木雕與雕刻師就連載了三期[4]，我們在其中一期(156)內容中看到本次展品中一件木雕屋柱的說明：

「霧臺村的立柱雕刻究竟有無其他不同的樣式？答案是肯定的。頭目杜長助(Tokado giligilau)家屋的立柱雕刻即為一例。這雕刻柱的主題僅有人頭一對，捲蛇一雙，以及一隻花狗……這雕刻柱製作於何時？沒有人知道，根據現年五十餘

歲霧臺縣議員顏金一的說法是，顏氏祖母（Vavauni）是杜氏祖父（Lavulas）的姊妹，當Vavauni未出嫁時這木雕品已經存在……。」[5]

不論是臺博館早年的入藏紀錄，或是霧臺鄉魯凱文物館的文物田調訪談中都沒有紀錄/查訪到這根立柱的來歷。讀到高業榮的記載後，就再請霧臺館的田調文專貝若桑循線尋訪杜長助的後人與祖屋的下落，雖然後來得知其後人已搬離霧臺，對立柱與祖屋印象也模糊，但在開展後也欣然來觀展，眾家人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展示祖靈柱前高興地合影留念。

我在霧臺館臉書的貼文裡看到那張片，另外還有數不清的現場合照與留念拍照，有些是一對對的部落老人家，對著展櫃內的文物指指點點，有的穿著盛裝前來，慎重地站在雕柱與文物旁與其說是在觀展不如說是在致敬。根據霧臺館策展規劃員柯玉卿（Upange.Aruladenge）提供的資料，霧臺展9個月內共計來訪觀眾7155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族人，有多少是外來觀眾。他們觀展的心態是否有所不同？

如果說文物是一種提供不同形式「銜接」的憑藉，那麼對博物館人來講，在意的可能是文物如何與「過去」的銜接：當年立柱雕刻風格為何如此？其年代可上溯多久以前？但是對於許多部落族人，不論曾參與展覽製作，或純粹只是來看展覽，文物的意義並不在於它能夠告訴多少過去的情形，而在於它們能提供多少與現在的銜接。就像一種私密的對話，一個我們如何把過去納入現在存在的辯證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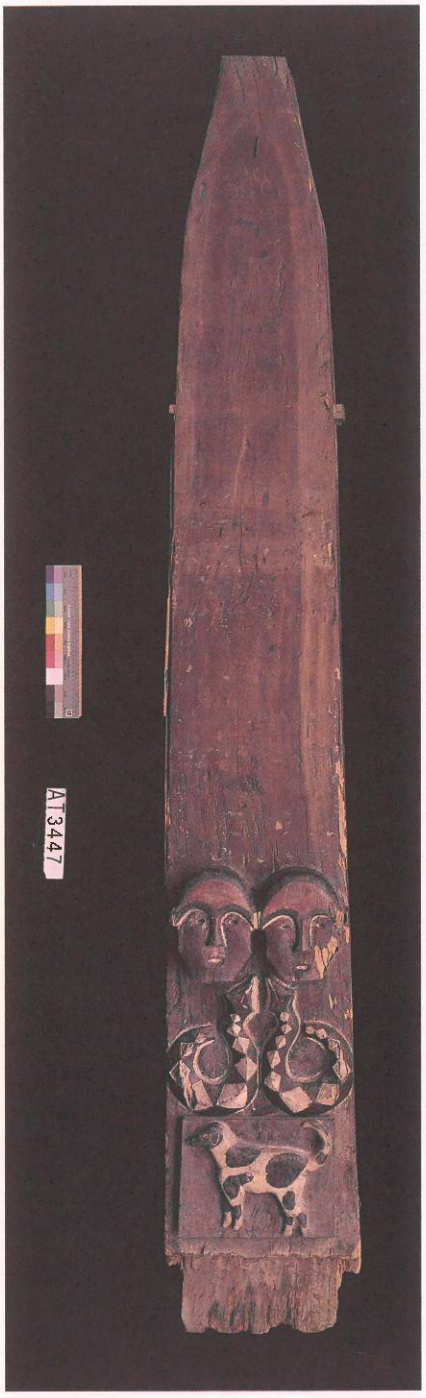
## 五、製作霧臺展

2021年10月18日，還有4天就要開展了。一大早我站在霧臺入村公路大彎道前的空地上，看著停在該地的17噸氣墊車緩緩翻起其貨艙的側蓋，露出其內唯一運載的貨品：一支超過6公尺長的霧臺石板屋雕刻簷桁。這是展場最後一件文物，其他的臺博館展品都已於前一天由六噸卡車運抵文物館，只剩下這件6公尺的簷桁，因長度問題必須由更大的卡車運用，同時由於村內道路狹窄，大車無法開入，只能暫停在入村前的一塊空地

3 關於高業榮老師的原住民藝術文化研究，可參見：蔡文恂1985〈巴察克—山地藝術家高業榮教授〉，《師友月刊》201: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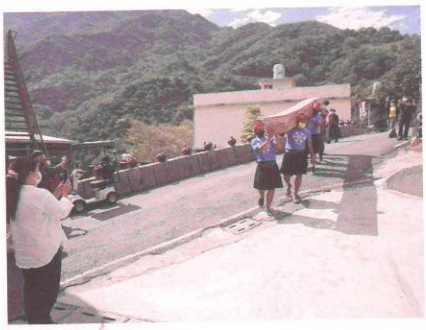
4 高業榮1988〈臺灣原始藝術探討15、16、17：霧臺村的木雕與雕刻師〉。《藝術家》156、157、158期。

5 高業榮1988〈臺灣原始藝術探討15：霧臺村的木雕與雕刻師〉。《藝術家》156: 245。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杜長助頭目家屋人面彩繪雕刻屋柱

上，再由小車與人工合作，半載半扛地將簷桁搬入。搬行的那段路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緩步而行也要十幾分鐘，快到文物館時，數位穿著族服等待接應的村內青年一擁而上，大夥協力將簷桁搬入展場，接下來就輪到佈展人去煩惱要如何將此6米長木懸掛於展場的半空中。



2021年10月18日
搬運簷桁

歷年臺博館的文物返鄉計畫都強調必須「製作」一檔展覽。相較於其他館的部落合作計畫，臺博的合作計畫較重視博物館的展示呈現，也就是說，不只是做出詮釋，更要做出溝通。不只在意共作，在意文物的擾動，更在意將這個故事與成果分享給觀眾。

要如何做到此？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專業的展示設計製作。當代博物館的展覽製作已成為一種不只是專業取向，同時更需要不同領域專業協作分工的文化產業，從展場空間設計、視覺平面設計，動線燈光的考量、多媒體視覺系統（影片、圖像秀、動畫、互動設備等）的製作與設計、展示環境（溫溼度、照度）的設計與監控、展品文物的整飭與佈展、展品的運輸包裝等，都需要不同專業人員的參與與合作，才能成就一次成熟的展覽。過去的返鄉展，或限於資源、距離、時間等條件，在展示的製作上不免有其限制，而本次霧臺展則獲得文化部的補助，因而得以接近臺博館製作特展的規模與方式進行展覽製作。

霧臺展佈展

另外一方面，一檔成功的展覽，除了需要展示硬體的專業規畫製作外，展示內容是否充分完整，包括田調內容是否充足，也包括詮釋角度的掌控、展場主題方向的區隔等，也是其中關鍵的要素。霧臺展在內容方面，多虧了期間進行的部落田調，累積了相當紮實的內容基礎，更為關鍵的是全程參田調的霧臺館文專人員貝若桑，她將龐雜的田調內容轉化為展示的簡潔架構，並賦予展示一種自信的在地聲音。

或許這才是霧臺展真正引人入勝的地方，不在於返鄉文物有多精彩、田調內容有多紮實、展示氛圍有多到位，而是它們整體結合起來傳達出一種自信的在地聲音，一種「我對你講我家的故事」的從容與舒適，好像在向你介紹自己家內的裝潢一樣。

6 Michael M. Ames 1999 "How to Decorate a House: The Re-negotiation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Museum of Anthropology". *Museum Anthropology* 22 (3) : 41-51.

霧臺展展場

我想起已故的加拿大博物館人類學家Michael M. Ames曾在一篇文章[6]中提及人類學博物館與部落協作展覽的優劣。「其實協作展覽又耗時又需要耐心的溝通，做出來的成果也不見得大家都會滿意，那麼為什麼還要費心去辦理？」他將此問題反問部落友人，部落友人則回答：「就好像裝潢你的家，儘管別人可能做得更好，但是自己的家自己裝潢才住得最舒服」。

霧臺展給我的感覺就是這種自己裝潢自己家的自信。

## 六、結束的感覺

2022年6月24日，下午2點大家都回到了霧臺鄉魯凱文物館二樓的展場中。樓下幾個月前開幕時擠滿族人來賓的廣場如今只剩幾位遊客在其中閒逛，杜正吉鄉長主持一個簡單告別儀式，最後在牧師的祈禱中結束了這次霧臺展。由於展場的展櫃與木作都留下續用，因此我們只將玻璃卸下，然後就開始點驗展品，狀況無誤者就開始包裝。26日早上7:30，17噸大車已到霧臺就位，我們開始將前一日包裝完的紙箱運上小貨車再載往村外大車停放處上車，9點出頭就上車完畢出發返程，霧臺到山地門段山路有鄉公所及秀芬館長開路，我則開車跟後面，也有一位警察在後面至哨站。到三地門後我就開回左營搭高鐵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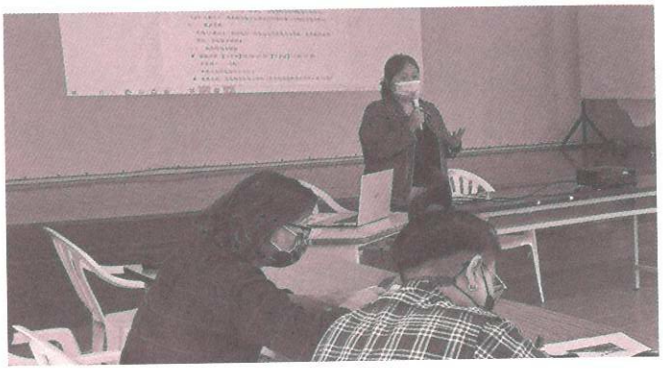
霧臺展展場

結束的感覺一直帶給人時間飛逝的錯覺。實際上，預定的展覽下檔時間已經後延了兩個月，而時距起始的耆老入庫也超過了四年。回首四年多來的過程，不只變化經常走在計畫之前，過程中也不能說沒有遺憾、衝突與妥協之處，但是可喜的是參與的各方一直維持著一種正面而良性的對話關係，並且在一種基本上互信的基礎上互動。這是讓我感覺良好之處。雖然最後以展覽之告結而有著結束的感覺，但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為這段對話關係留下更長久的紀錄。

最後，雖然展場與本書結尾都已附上本展工作人員的名單致謝。但是在此願以個人的角度，特別感謝霧臺鄉魯凱文物館的巴秀芬館長、文專人員貝若桑小姐，策展解說員柯玉卿小姐，以及楊仁佐導演，你們對展覽協助與投入是本展得以順利結束的重要推手。

# *Lawbubulu*魯凱的珍寶返鄉之路

巴秀芬　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館長



110年10月22日國立臺灣博物館與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合作辦理的「*Lawbubulu*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開展了，這是全國首見大型屬於臺灣原住民族—魯凱族的傳統文物展覽，也是百年前魯凱族祖先生活用物及禮器從出生之地離鄉後，第一次回到自己故土的一段旅程。回首魯凱族祖先文物返鄉之路不若當時離鄉時那般輕易，返鄉之路不僅路途遙遠，過程更是艱難重重，地方文物館及部落族人該如何在沒有人力、沒有財力、沒有設備的狀況下，一步步地完成迎接祖先*Lawbubulu*回家的任務。

旅程的開端，在民國106年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執行多年的大館帶小館計畫中，啟動了魯凱族文物返鄉計畫，而在同年年底由霧臺鄉鄉長杜正吉組隊帶領多位來自鄉內各部落耆老、文史工作者及魯凱族文物館同仁一同進入臺博館庫房檢視物件，當耆老們見到了許久未見的祖先文物時，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更加深了要讓文物回家的意願。107年起霧臺鄉公所便開始了一連串推動文物返鄉工作：籌組工作團隊、召開工作會議，確立工作目標及方向，辦理參訪觀摩活動，召集各部落耆老辦理文物選件，展開至各部落的田調工作…等等，尤其是向部落耆老們請教文物的內涵意義，包含文物出處、族人如何說、如何用、如何製作等，是本次特展文物詮釋資料的重要基礎。

然而，在各項籌備工作及田野調查工作推動的同時，文物館建築物漏水的情形、有限的展示空間、缺乏溫溼度設備，一度讓人憂心返鄉的文物是否能得到妥善的保存，所幸，在文化部「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提升計畫」的經費挹注支持下，讓文物館花費二年的時間辦理屋頂整修、擴充二樓展示場的整建、添購溫溼度監控設備，大幅改善了建築物漏水的問題，同時也提升展示空間設施及文物保存設備，讓文物能得到更友善的展示環境。當展示環境改善完成之時，距本特展啟動也已近三年，在這當中參與工作的人事也有許多異動，連帶計畫也面臨可能中止的情形，在此特別感謝伍麗華立法委員立即地給予關心及協助溝通解決問題，讓計畫得以繼續執行。最後在二館雙方同仁協力詮釋策展、文物打包運輸、佈展入櫃、籌畫開幕與教育活動下，展覽終於在族人的期待下於110年10月22日順利開展。

特展開幕當天有眾多族人著原住民盛裝熱情的參與並舉行隆重的儀式開展，展覽期間有許許多多關心且喜愛原住民文化的朋友們，各機關團體、各級學校，從幼兒園、國中小、大專院校、研究單位皆組隊來看展，尤其是來自全臺各地的魯凱族族人們，更是絡繹不絕地前來，看展之餘也與文物館進行交流討論，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原本只有六個月的展期，也在族人的盼望下使展覽延長了二個月，在111年6月23日結束展覽。當文物要回臺北的那一天，大家都滿懷惆悵與祖先文物道別，因不知下次見面會是在何時，魯凱族祖先文物返鄉之路至此告一個段落。

在這長達四年的籌備工作中，感謝霧臺鄉各部落耆老及族人、國立臺灣博物館及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的工作夥伴，尤其是李子寧副研究員及吳佰祿助理研究員不辭辛勞臺北、霧臺二地奔波，因著眾人的齊心努力讓魯凱族祖先的文物從被典藏的庫房回到出生之地展覽的這段旅程圓滿的完成。這是一場不論從田野調查、文化轉譯詮釋、佈展規劃及行政作業難度都極高的展覽工作，感謝在這一路上付出努力、關心、陪伴的工作夥伴及好朋友們，雖然準備過程困難重重，但從北漂的魯凱族祖先文物進入部落的那一刻起，所有的辛苦已經被心中滿滿的感動完全取代，當臺灣在倡導著歷史正義、轉型正義的同時，祖先的文物回到故鄉，用在地的觀點詮釋，以中文、族語併列的文字呈現，讓族人用最熟悉的方式向世人娓娓道來屬於自我族群本身的故事，這樣的展覽便是往正義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讓族人從被殖民的傷害中得到些許撫慰，也讓社會上的人們對多元文化有更多的理解與包容。

然而，這個展覽的落幕並不是結束，對於身在地方文化館工作亦是魯凱族人的我們認知到，這只是一個開始，文物是過去祖先生活的軌跡，是族群文化的累積，是祖先智慧的呈現，辦理展覽讓我們向過去為魯凱族開闢道路、努力奮鬥、建立典範的祖先們感謝致敬，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族人如何經由學習、傳承把魯凱族的傳統文化不再只是即將消逝的過去式，而是生活在當代的現在式，更是民族延續的未來式，如何把魯凱族祖先許多的傳統知識融合現代社會中，活出屬於百合花族群的精神，是我們下一步最重要的責任與使命，長路迢迢，但我們已往前走了一大步，途中更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相隨，只要有心，相信我們期待的未來已在不遠處等候。

# *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回歸母親 重拾人性

貝若桑・甦給那笛米　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文專人員

在歡迎您一同進入此文篇的同時，請容我先在此說明這是一篇策展參與者的心得，而非工作成果報告；是一段經驗的訴說，而非學理的論述。現在，或者您可以想像我們坐在一間舒適的咖啡廳，各自點了喜愛的飲料，以不趕時間的步調，開啟了聊天的模式，而此情此景中的您，更多的時候是一位聆聽者，我則是那終於可以侃侃而談的說話者，跟您說著有關「*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的事。

一個策展的開始，即是一個探索之路的開啟，而這個探索，因一個人天然或客觀條件的不同，其所得亦會有所差別。天然條件來說，對身為魯凱族、並參與此策展工作的自己而言，這一段探索之路是對「我是誰」以及「我所屬族群之樣貌為何」的解答歷程；客觀來說，本展為「大館帶小館」的策展策略基礎上所進行的跨館合作，換言之，此合作模式展開前的實況，是一「大」一「小」兩館於人力和資金等條件的不一致性，而作為魯凱族文物館方本展的策展策畫與執行，也因此覺察到，為了使兩館的溝通能產生積極效力，兩者之間似乎需要某種「調節器」。再者，「自我探索」之路和「大館帶小館」的經歷，對本人而言是不可分割的經驗，反之，它們互為辯證，息息相關。

臺灣本身近代歷史的演變，使島上原住民族群陷入了一段被殖民的歷史，而這個過程所使用的策略和所造成的結果是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非主流在主流強大且幾乎是唯一的權力下被壓抑、強迫、排擠、乃至自社會中剝除。但是，藉著戒

嚴時期及解嚴後諸多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前輩的努力，臺灣島嶼1980年後的氛圍向前邁進了一步，也因此，當「大館」國立臺灣博館（以下簡稱臺博館）於2020年要「帶」著「小館」霧臺魯凱族文物館（以下簡稱魯凱族文物館）籌備「*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時，兩館之間對於殖民／被殖民的經歷都有所覺察。誠如帶領臺博館工作團隊的子寧和佰祿老師在幾次的前置會議中所說：「其實不是什麼大館帶小館，我們應該是要共作。」而魯凱族文物館方，也透過深入部落作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確認在地文物館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的定位。簡言之，兩館均認知到雙方館舍各有其無法被取代之處，從另一角度來說，兩館皆有它本身的侷限。而這份認知，本人以為正是兩館間所需要的「調節器」。

在這個「調節器」的運作下，兩館得以在一個相對開放的氛圍中充分溝通如何從特展基本調性、物件的選擇、展件的詮釋等等面向鋪陳整個策展的軟硬體，並得到如下的結論。在溝通數次之後，兩館訂定本特展的基本核心為「聽見在地的聲音」，而順著這個脈絡，發展出了5個工作策略。首先，特展名稱方面，「寶物」用魯凱族語來說是 *tinukucinglrane ka lawbubulu*；「*tinukucinglrane*」是「視為珍貴」的意思，「*lawbubulu*」是指「人所製作的各類生活器物或是具社會意義的物件」，兩者合而為一，就是魯凱族人認為的「寶物」。其次，在田野調查方面，先有部落耆老入臺博館典藏庫選件、接著是本人和文物館團隊帶著這些物件的照片走訪霧臺鄉8個部落。第三，在展示空間布局方面，展示單元總共分為6個單元，它所對應是魯凱最高精神標誌的百合花的6片花瓣。第四，在展場語言使用方面，採取魯凱語和中文並列、英日語則以QRcode的方式呈現。第五，在展品說明方面，著重的是老人家記憶中這些物件被使用時的生活片段。

總言之，從「*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特展的策展經驗中，我們得出魯凱族寶物構成的元素，是這些古老物件背後所乘載得魯凱傳統生活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那督促人們趨近「人性化」（humanization）互動的倫理。而從參觀本特展的魯凱族新世代的回饋中，我們更進一步歸納出對現代魯凱族人而言所謂的「寶物」還包括：失而復得的語言、指引我們方向的老人家、以及隱含在這些話語當中賦與人們覺察「殖民」的能力、以及撥開它的枷鎖的信心。

**sapelaelane ku tadreelane ki nguaky ki tapasiavavane ku nitaraidadhane ka caili lamubalriw ku laubuubulu ki swavedaveday~LAUBUUBULU KI DREKAY**

# *Lawbubulu* 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觀展心得

柯玉卿 Upange.Aruladenge 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策展規劃及導覽解說員

*Ku samamuabalriw ku kadalranane,kadaadalranane ka matuamiyaiya apangipalripalrici si amuadailaneana apatatukutuku ki talupialane ka lregelrege ala mutukusu madu,kudra wamua ki maca ku dreele laka kialripucu ki emeeme ki kulrulrungu ka angatungatu,pakay ki maulaynga ka tailatadrane ka yabadhane si siulri mubalriw cekele,Miaki nawthingale amia laka kitubaabadha ka kaika mathathingale ini.*

回家的路，是一段曲折蜿蜒漫長的道路

繞過幾個山頭之後，印入眼簾的是雲霧繚繞的山林

對於長年在外的遊子返鄉，既熟悉又陌生

或許有很多的族人跟我一樣，對於部落有一座文物館，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每次我們回到部落就可以看到文物館，它的位置剛好是部落的中心點。文物館外觀結合了現代技術與魯凱族蓋傳統石板屋的工法以及充分展現了魯凱族力與美的牆面是部落國寶級藝術家故杜巴男先生所精心設計的。陌生的是我們若不走進文物館參觀，不會知道在二樓常設展區典藏著許多來自各部落蒐集的魯凱族古文物還有一棟傳統的石板屋。在一樓的展間每年會辦理不同主題的特展，並配合不同的特展設計推廣教育和人才培育課程，透過展覽讓更多人認識魯凱族文化，我們真的要很珍惜鄉內有一座全國唯一的魯凱族文物館。

大部分的部落族人，因為求學、工作、方便就醫等緣故，全家人長年在外定居，除非是在部落有慶典時才會特地回到部落，年輕一代跟這片山林土地情感的連結更是非常的薄弱，讓人憂心文化及語言的流失。我也是在國小畢業後就離開部落，將近有四十年的時光在都會區生活。但是，我心中仍時時惦記著山林裡的一切，就像似無法與母親分離的孩子。於是在2020年和家人討論後，我決定回部落生

活。回到部落的第二天，晚上騎著機車，晚風穿過髮梢，抬頭望見星星已佈滿了夜空 ，眼淚滑落雙頰，應該是喜極而泣吧！當下我告訴自己，我不會再離開我的部落了。

感謝天主，在2020年7月回到部落服務。很幸運的，我到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擔任策展規劃及導覽解說人員的工作。

其實，我跟這個展覽的緣份應該是在2018年。記得鄉公所文物館業務的承辦人跟我聯絡時，她表示，將透過國立臺灣博物館「大館帶小館之文物返鄉特展計畫」，國立臺灣博物館與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兩館合作，讓臺博館藏之魯凱族*Lawbubulu*返鄉展出。當時我是以部落文史人員的身分跟隨著鄉公所人員、部落耆老、文物館工作人員到國立臺灣博物館庫房檢視部落物件，來自各部落的耆老們仔細討論確認著每個物件是否為魯凱族文物，而我是睜大眼睛看著每件古文物，因為也是第一次近距離的看著這些傳統古文物，腦海滿是問號，原來我從未真正的認識我自己魯凱族的文物和祖先深奧的智慧。老人家討論著每件文物的特性可能是來自某個村落的某個家族，或是部落哪一個雕刻匠師的獨特工法和是否屬於魯凱族的傳統圖騰。然而不知在何時何種因素自部落流入了族人所不知的世界。內心除了感慨也由衷佩服我們魯凱祖先的智慧和精神，我們真的要積極跟部落耆老學習魯凱族傳統知識，不要讓魯凱族文化斷層更嚴重甚至消失。

文物館巴秀芬館長說：籌辦這個有始以來規模最大的魯凱族文物展，過程中有許多困難及阻礙，也遇上疫情來擾局，但感謝神派遣眾多的天使在我們當中，從整理臺博館及魯凱族文物館文物清單、耆老進入臺博館庫房檢視部落物件、會議選件、田調訪談、雙方協力詮釋策展，數十次的工作會議，籌劃開幕與志工教育訓練…等工作，共經歷長達4年的策展歷程（2017年-2021年），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魯凱族文物展，更是首度以魯凱族傳統文物為主體的文物返鄉特展。

在運送文物返鄉的前一天，部落風雨交加，讓人擔心。但是心裡想著，這是你們最熟悉的回部落的路，我們會為你們祈禱平安，也會注意將路上的石頭移開。老人家已經在石板屋裡生火，為你們準備好了這幾天去田裡採收的芋頭，部落的族人們滿心期盼等待你們回家。感謝天主，2021年10月16日，文物返鄉當天，部落天氣晴朗，我們一早就在部落路口等候你們回來，族人也用傳統歌謠迎接你們，

杜惠美與家人攝於祖傳立柱前

saabaw，wakelangata tavanane（辛苦了，已經平安到家了）。

開幕的那一天，文物館前的文化廣場，坐滿了來自各地關心著魯凱族文化保存發展的各級長官、民意代表、國家級各博物館、學術單位、教育單位、原住民地方文化館的夥伴們及各部落傳統領袖帶領著族人參與，每一個人都盛裝打扮穿著傳統服飾，用最虔誠的心迎接百年文物返鄉，這是部落的大喜事。

在展覽期間，文物館的進館參觀人次比以往明顯增加很多，民眾打電話詢問展覽的情形以及預約導覽的比率也明顯增加。最感動的是看見各部落文化健康站的長輩、來自各地的族人和部落年輕人進館參觀，看著他們凝視專注的神情，我也很感動。當然也會有讓我印象深刻的導覽經驗，其中在「Ulrudru通天達地的背負者」單元，有一個tadri（主立柱）是本村（霧臺村）tay Tawgadhu ka Gilagilaw（杜長助）貴族家族所擁有，當他（杜長助）的女兒Zuluzulu（杜惠美）和其他的家人來到主力柱前眼眶泛紅，默默地跟它說話，她訴說著他們與這個tadri的共同記憶，相信他們能夠再次看到這原本在生活中最熟悉的tadri，情緒雖感傷但應該也很欣慰它被保存的很好。自霧臺鄉各村落遷徙至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的族人，相約來看展覽，帶隊的Sasare陳叁祥老師還送文物館一束小米當作禮物，他說：「這個小米是我們當初離開部落遷徙到台東時，帶著部落的小米種子種出來的，現在我們算是回來探親看家人」。

這個展覽真的教會我很多事情。人與人的互動，人與物的關係，傳統與現代部落歷史、語言、文化的變遷等。該怎麼跟觀眾解說展櫃裡的每個的物件，讓進來文物館參觀的民眾認識這些物件在魯凱族從以前到現代的演變和現象。每天，從上班時間開啟二樓展區大門開始，電動門開了，第一句話saabaw跟祖先問候，然

後將展區電燈開起，我開始大聲朗讀從單元一到單元六的每個展櫃裡文物的魯凱語和漢語名稱以及詮釋說明牌，有時候是朗讀每個展版的內容，希望自己可以再熟悉一點。展場中有四個影片，其中有一個影片是介紹這個展覽的整個過程，每次看到運送文物的16噸大貨車一路從臺博館運送過程，經過谷川大橋行進在蜿蜒的山路中的片段，千頭萬緒在心裡、腦海中，眼眶泛紅到淚流，真的文物返鄉是一段很漫長的路，終於是到家了。

《*Lawbubulu*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原定展覽期間為2021年10月22日至2022年4月23日，但是我們對於好不容易回來的魯凱族百年文物真的相當不捨，希望可以再多一點的時間跟他們對話，感謝各界朋友以及部落族人對於這個展覽的看見，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協助本館，後來將展期延長至2022年6月23日。

結束了展期8個月的《*Lawbubulu*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在6月23日最後展出的這一天，山中特別寧靜，陽光溫和，微風徐徐，謝謝有幾個朋友默默的來跟它們道別。尤其，山裡最近到了下午就會下雨，像似也難過著。

6月24日午後，協助撤展的團隊在牧師的祝福禱告中，感謝魯凱的珍寶讓我們看見祖先的智慧，也看見我們的責任，也祈求工作順利，希望有好天氣，讓它們一路平安。6月26日，它們要離開的這一天，眼淚在心裡，文物館外的百合花開了，熱鬧過後的部落，恢復它安靜的日常，有陽光、有風、有蟲鳴鳥叫、部落的婦女揹著竹籃握著他的木頭手杖到她的工作地除草、耕種、這個時期是種植芋頭種子的季節。而我，會繼續努力，做好文化傳承的工作。